

厚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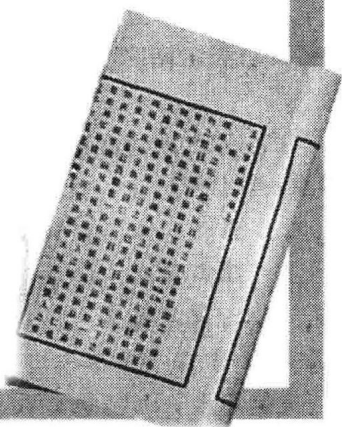
厚黑寻祖

远方出版社

新厚黑学全书

厚黑寻祖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	(1)
一 黑心黑肺昏黑透顶的殷纣王	(3)
二 坐牢七载推演八卦，为宰相拉车厚为待时的周文王 ..	(39)
三 “烽火戏诸侯”的昏君周幽王	(48)
四 厚黑千古焚书坑儒的始皇帝嬴政	(57)
五 本为龙种、却成跳蚤的短命帝王胡亥	(84)
六 “坑灰未冷山东乱”的无赖皇帝刘邦	(95)
七 厚厚地包藏着自己、伪善实黑的篡位皇帝王莽	(111)
八 厚黑有术的乱世奸雄曹操	(132)
九 贩鞋织席出身、厚颜闻世的昭烈帝刘备	(147)
十 荒淫无度、变态异行帝王孙皓	(176)
十一 嗜杀成性反被杀的皇帝萧宝卷	(184)
十二 逼父、杀兄、淫母禽兽不如的乱伦帝王杨广	(198)
十三 杀兄诛弟血溅玄武门的旷世英才李世民	(205)
十四 厚淫黑彻、千古惟一女皇帝武则天	(218)
十五 黄袍加身又“杯酒释兵权”的开国皇帝赵匡胤	(256)
十六 残酷、嗜杀、“欲火自焚”皇帝完颜亮	(264)
十七 诛杀功臣最多，严刑峻法皇帝朱元璋	(273)
十八 蓄男宠、只知玩乐的“勍螭天子”朱由崧	(285)
十九 声色狗马、多情多才、狎妓帝王赵佶	(292)



前言

李宗吾的《厚黑学》归结刘备、曹操为厚黑鼻祖，刘备厚，厚颜无耻；曹操黑，黑透心肠。厚黑不错，却不是鼻祖。追根溯源、顺着蔓子摸瓜，应该摸到 3000 年前有甲骨文记载的商末和周初。有帝王就有厚黑术，有厚黑术就有厚黑史。那以前的贤明君王尧、舜、禹自不必说，缺少文字却有口皆碑。厚者，厚不过周文王姬昌，他的忍辱负重、韬光养晦更胜刘备。羑里囚禁七载演八卦是假，伺机推翻商朝取而代之是真。民间故事讲，渭水访贤给姜尚拉车 808 步，姜尚保周朝江山 808 年。《封神演义》故事讲，殷纣王害死其长子伯邑考，做肉饼令食之，父啖子肉，于心何忍？为长远计，不吃也得吃。比之勾践卧薪尝胆食人粪，如何？曰：厚！厚得心胸中城府三千尺，可容百万雄兵。黑者，黑不过殷纣王，造酒池肉林、炮烙酷刑、敲骨验胎、诛大臣、害正宫、杀亲子，其兽行令人发指。曹操和他比，小巫见大巫，差远了。所以说，厚黑史就是帝王史，帝王史就是厚黑史，厚黑二字贯穿千古。

厚黑是一对亲亲密密的孪生兄弟，谁也离不开谁，相辅相成，相映生辉。拆开来，就是孤家寡人，啥事也办不成。

厚黑是手段。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哭者厚。刘备摔孩子——倒买人心，他敢真摔吗？他肯真摔吗？摔了就不是厚，而是黑了。摔的动作一照量，下人们立刻臣服，俯首贴耳为之卖命。曹操的江山是杀出来的，杀者黑。杀之有术有道有借口，例如杀祢衡，就用了借刀杀人法，转给刘表，刘表不傻，又送到黄祖



处，黄祖不太懂厚黑，替曹操杀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是曹操的座右铭，朋友家杀猪款待他，商量：缚而杀之，何如？曹操听了以为要杀他，不分青红皂白，一连气诛杀了全家人后，从容而去。

厚黑的目的是什么？自然是权力，权力于人，有着一一种不可言说的亲和力。有了权可以随心所欲，四海皆为我所有，吃、喝、玩、乐，尽享人世情趣，目的达到了。可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付出的代价是腥风血雨、人头落地，无论疆场厮杀，无论宫廷政变，什么亲情友情爱情，统统摆一边去，“厚黑”二字支撑着人的精神和行动，就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胜者王侯败者贼、皇帝轮流做的正剧闹剧悲剧喜剧，所有的剧情都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赤裸裸、血淋淋。

这就是历史，历史就是厚黑。



一 黑心黑肺昏黑透顶的殷纣王

公元前 1100 年秋夜。

帝乙在位已经三十五年，生有三位王子。长子叫微子启，次子叫微子衍，第三个儿子叫子辛，即日后的纣王。

帝乙的眼睛紧盯着座位旁边的那盏灯。火苗忽闪忽闪的，似乎一点风就可以把它吹灭。人生如灯，开始火苗飞腾，映得人红光满面，渐渐便灯油耗尽，奄奄一息。

帝乙从灯火想到自己，从秋风落叶想到人生，不禁悲从中来。几十年稳稳地坐在宝座上，似乎没有一天如此感慨，如此悲切，如此无奈。

商朝江山自成汤先祖传至寡人手中，已然二十七代，历经坎坷。中间盘庚帝迁都到殷，虽遭众人反对，但力排众议，励精图治，中兴商朝。寡人不敢称英明圣主，更不能与先祖相提并论，也非糊涂之主、昏庸之辈。如今这样一把年纪，已到立嗣的时候，不能再耽搁了。

长子子启为人忠厚，有仁爱之心，关心黎民疾苦，但是其生母地位卑微，若立他为帝，恐难说服宗亲及众大臣；小儿子子辛机智有口才，身高力猛，然最缺少先主所传仁德之风，可是其母亲是正后，母仪天下，立他臣心咸服，只是治理国家，安抚万民，缺乏仁爱之心，必将惹出祸乱，危及江山稳固。

为什么两人不能结合一下呢？

“启奏陛下，闻仲闻太师在殿门外候旨。”帝乙正在沉思，一名内侍急忙忙地进来禀报。



帝乙听后，眼睛顿时一亮，急催：“快传。”

闻仲快步走到台阶前，双膝跪倒说：“臣见驾来迟，望陛下恕罪。”路走得急切，有些气喘。不知帝乙夜晚传他进宫，有什么军国大事要商量，因此闻仲颇有些紧张。

“太师，请起。”帝乙伸出双手相搀。

“谢陛下。”闻仲站起来，望着年迈苍苍的帝王，从他的眼神中分明感到一种需要支持的目光。帝乙看着闻仲：高高大大的身材，一部墨髯也掺入了些许白须，飘摆前胸，两眼炯炯有神，闪烁着一种聪慧，一种忠诚，一种热情。

君臣共事二十多年，彼此都很了解：一个是擎天柱，一个是平常帝王：一个是忠心耿耿，一个是信任有加；一个是智谋过人，一个是胸有成竹。

“两旁退下。”帝乙挥挥手，众内侍都退了出去。高大而略显空阔的殿中，只剩下君臣二人。闻仲看到油灯的光亮忽闪忽闪，若明若暗，仿佛一阵风来就要把这微弱的亮点吹灭，而黑暗立刻会袭来。

“太师，寡人夜间传爱卿来，绝非询问祭祖拜神的事，也不是心血来潮，想请太师谈天说地，而是有一件关系江山社稷的大事要与太师相商。”帝乙脸色苍白，眼睛盯着闻仲。

闻仲一听，便知是立嗣之事。这几年，帝乙龙体欠安，一直为立哪位王子为帝而左思右虑。朝中百官也议论纷纷，有倾向长子微子启的，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子辛抱有希望。

闻仲从心里是希望微子启的，但他知道帝王家事，不容外人置喙。如今帝乙当面提出，闻仲低着头，半晌无言。

“闻太师，孤登基三十五年，已经到见列祖列宗的年纪，不能不考虑这万里江山，天下黎民，托与谁人。

“孤生有三子，比较喜欢的就是长子和三儿子。他们两人各



有所长，朝中众大臣的议论孤也听到一些。太师与孤相伴二十多个春秋，朕知你忠正，智谋过人，这样的大事，还请爱卿为孤家献策。”帝乙焦急地盯着闻仲，盼望他的回答符合自己的想法。

“陛下，”闻仲缓缓抬起头，迎着帝乙焦灼的目光，说道，“先王成汤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率天下诸侯驱赶了残暴无道的夏桀，开创商朝数百年的江山社稷。天下乃是您的天下，几位王子皆您亲生。知子莫如父，陛下勿听外人纷乱之谈，江山百姓托与哪位更好，臣以为，万岁心中自有主张，岂是众大臣所能妄言的。”

帝乙手拈须髯，一字一顿地说：“子辛如何？”

“子辛王子之母天下无不敬仰。”闻仲躬身说道，“陛下传位还早，这是百年之后的事。望陛下善保龙体，切勿为国事过于操劳，江山社稷万民百姓实有所赖呀！”

帝乙轻轻摇了摇头，慢慢说道：“退下吧！”

闻仲转身向殿门走去，拉开门，一阵风吹入，殿内的灯火被刮灭了。黑暗弥漫了整个大殿，也笼罩着闻仲的心，他暗想：新帝即使有如夏桀，做大臣的也要竭尽忠诚，全力辅佐，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一个月后，帝乙驾鹤而去，天下换主，子辛继位，世称纣王。

大殿内，满朝文武百官，四方诸侯朝贺新君，山呼万岁，声音在高大而略显空阔的殿中回荡。

纣王高大而健壮的身躯在宝座上倚靠着，如狼似鹰的双眼审视着阶下众臣，嘴角微撇，心中暗暗得意：老主晏驾，这天下就是我子辛的。海内宝物，天下美女，九州珍禽，皆属我有，为所欲为，何人能阻？

老主在世，还需掩饰，如今不必再遮着面纱了。人生在世，



玩乐而已，最有资格的当然属朕！

老主留下的江山，还算平稳，文能安邦，武可定国；有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每一方各领二百镇小诸侯，共八百诸侯朝商。

万民乐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寡人可以轻轻松松地坐享太平。想到此，纣王哈哈大笑，喜不自禁。

众大臣见新君忽地大笑，不知何故，皆面面相觑。西伯侯姬昌抬头扫了一眼纣王，低头暗思：新君登基伊始，当着文武百官，无沉稳之态。老主晏驾，心里似无悲伤，也无什么压力。

姬昌想起临来都城前二子姬发的话：“父亲，儿听人言，子辛少仁爱之心，多残忍之性；狂妄自大，目空一切，骄横跋扈；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商朝江山恐毁于他手。父亲此去，千万谨慎小心。”看来姬发所言不虚，在西岐就听说纣王好大喜功，贪图享乐，不知他主天下，是万民之福还是百姓之祸？

苍天保佑，不求贤如三皇五帝，能像帝乙也就罢了。

纣王登基七年，只是在宫中日夜饮酒作乐，欣赏歌舞，少理朝政，众大臣劝谏拒而不见，奏章堆在一旁几乎不看；有时气上心头，重则痛打，轻则斥骂。比干、箕子等无不叹息。

这一天，纣王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帐子出神，一名内侍轻飘飘进来，轻声启禀：“大王，比干王叔、商容丞相等大臣在殿内恭候陛下升朝，不知是否驾临？”

纣王听到上早朝，不由火起，大声斥责：“大胆奴才，孤王还在休息，你没看见吗？上什么朝，让他们回去。”

“是，是是。”内侍连忙躬身退出。

“等一下。”纣王叫住内侍，“单传费仲见朕。”

内侍出去，宣布了纣王旨意，众大臣甚是失望，早早等在殿中，又是无功而返。



“老丞相，陛下一连几天没有早朝，是否龙体欠安呢？”比干瘦瘦的身体，眉头微皱，轻轻把商容拉到一旁问道。

商容摇摇头，苦笑一声，道：“王叔不必过虑，大王身材力量超过常人，想必无事，或许有什么心事，不愿出来。我们还是先回去，随后再奏吧。”

内侍凑到费仲耳边让他进宫见驾。费仲一听，心中有些惴惴不安。这位纣王喜怒无常，不知何时是福，不知哪时有祸。

费仲在内侍通禀之后，进入室内，扑通跪倒，口中说道：“微臣费仲叩见大王，愿吾主永掌江山，坐享太平。”

纣王躺在床上，眯着眼看跪在地上的费仲，有不少本章都状告他，说什么谗言献媚，阿谀奉承，贪图私利，阴损狡诈。可是寡人觉得费仲会说话，能办事，能为朕考虑，不像其他那些老头子，直来直去，不说好听的。

纣王摆了摆手，“费大夫，近前来。”

费仲跪爬到床前，“陛下，不知召为臣有何差遣。”满脸浮笑，目光游离不定。

“费大夫起来讲话。”纣王说着也坐起身来。

费仲肃立在一旁，脸向着纣王，等候问话。

“哎。”纣王没说话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大王，您这是为何？”费仲满腹疑问。

停了半晌，纣王盯着费仲道：“朕几日来为一事而郁郁不乐，不知大夫可有妙策，以慰孤心？”

“但不知是什么事？”费仲小心翼翼地问。

这个纣王自诩天纵其才，聪明绝顶，曾言天下万民，朝中各大臣的本领都在自己之下。对这个大王的心事，切不可乱猜，倘若一时卖弄聪明，就有灭顶之灾。原来有一大夫在一次宴会上猜出纣王的心思，口无遮拦，信口讲出，结果死于杖下。今天会有



什么事这么躊躇呢？

“费大夫，孤王登基七年来，每天出入三宫六院，所见都是些旧妃故女，人老珠黄，残花败柳，真如剩饭残羹，不堪谛视，就如天天看这些奏章，乏味至极，难以卒读。”纣王说着用手一推床边的奏章，竹简哗啦啦地掉在地下。费仲瞥了一眼，发现上面有自己的名字，心中一跳。

“是呀，陛下，就是让人天天观赏牡丹，也会厌烦的；经常吃一种东西确实少胃口。”费仲一边说一边弯下身去拣那些竹简。他飞快地把写有自己名字的奏章扫了一眼，词句没记清，大概意思是向纣王告他欺君瞒下，仗势欺人，败坏朝纲，应当清除奸佞等等。

费仲拣起竹简折好轻轻放回原处，使劲咬了咬牙。

“陛下，臣以为什么大事让您郁闷呢？原来是这等小事。”费仲笑着，凑到纣王身边，“大王，您乃万乘之尊，富有天下，德配尧舜，智比大禹。天上明月难攀，星辰难摘，若寻绝世少有、艳丽多姿的美女，这有何难？明日陛下升坐早朝，向四方诸侯传旨，每一镇选美女百名，何愁没有绝色？”

“此策甚好。”纣王从床上站起来，“明日早朝，孤就传旨。”

一个王朝的崩溃，皆由君主昏庸腐败所致，但是哪个昏君背后都有一群奸佞小人为非作歹，推波助澜，曲意逢迎，既满足上面要求，也满足一己之私欲。

费仲回到家中，左思右想：明天大王传旨普天下选美，这样兴师动众，一定会被比干、商容这些老臣阻拦。大王思倾国之色几近茶饭不思，肯定不会轻易罢休。

苏护这小子竟敢参我一本，胆子不小。听说他有一女儿，天生丽质，爱如掌上明珠。哼，到时我就相机如此这般。一丝阴笑，浮上了费仲的嘴角。



古语云：得罪十君子，不理一小人。小人睚眦必报，令人防不胜防。自古以来，直接间接死在小人手中的耿耿忠臣、坚贞志士哪在少数！

历史就像长江黄河一样，既奔流向前，波涛翻滚，又沉渣泛起，泥沙俱下。清浊同在，忠奸齐行，问哪朝皆忠，看哪代全奸。相互映衬，明暗交替，几千年的政治史，哪是忠、奸所能说得清。

一宵无话，次日早朝。纣王早早整冠束服，驾临金殿。文武大臣都有些惊讶，今天大王怎有如此兴致？各自猜想。

纣王咳嗽一声，环视两班文武，身子微向前倾，大声说道：“众位大臣，朕登基七年以来，有赖众爱卿扶保，天下太平。七年来，后宫侍女或老或病，使用不便。孤家欲传旨意，颁行四镇诸侯，每一地方拣选良家女子百名，不论贫贱富贵，只须容貌秀美，性情和婉，礼度贤淑，举止大方，以充后宫役使。”

文武一听，才恍然大悟。纣王早起，贪色而已。都不觉有些失望，有些气馁。这样的帝王，唉……

“退朝。”纣王看大臣纷纷议论，生怕有人反对，连忙起身要走。

“且慢，陛下，老臣有本启奏。”王叔比干出班跪倒。

纣王刚想离开，又被拉了回来，心中老大不高兴。看是比干，更添了怒意，沉着脸问：“王叔，有什么事，起来讲吧。”说罢，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眼睛半闭，看也不看比干。

费仲知道比干是个敢说话的人，老主在时，就曾直言谏君，甚至在朝中与君主吵起来。平常他蔑视自己，连话也懒得说几句，经常使自己下不来台，当众尴尬不是一次两次，心中恼怒，也无办法，只好唾面自干，暗生闷气。

今天看比干出来，心中盼望纣王斥责他几句，也好顺顺气。



“陛下，老主在位三十余年，也并未调动各方诸侯，遍选美女，充役宫廷。”比干高高瘦瘦，须发花白，两眼炯炯有神。

“三年前，陛下已经在南方选过一百名秀女，如今又要兴师动众，集八方诸侯上供美女，似这般，势必造成百姓怨恨，外族也会伺机侵犯，于我朝实为不利。

“今中宫元配皇后姜氏、西宫妃黄氏、馨庆宫妃杨氏，皆德性贞静，柔和贤淑，秀美大方，母仪天下。这是陛下之福，百姓之福呀！”

“王叔——我知道了。退下吧。孤登基七年来，第一次选些侍女入宫，诸位爱卿不会都反对吧。”纣王的目光落到了费仲身上。

费仲立刻感到纣王在盯着自己，本想马上出班跪倒迎合，用眼角余光一扫，诸大臣双手笼于袖中，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

自己若是过于匆忙附和，必定又给人以口实；可主意不是别人出的，身家性命、仕途前程是靠纣王而不是其他人，只要大王高兴，管他千夫指斥，万民唾弃！此时不出，更待何时？

“陛下，微臣费仲有本。”

“费大夫，起来禀奏。”纣王向前探着上身，两臂撑住扶手，笑眯眯地看着费仲。

“谢陛下。臣以为，大王自登基以来，继承先王遗志，励精图治，遂使天下太平，年年丰收，岁岁满仓，四海之内，无不齐声赞誉陛下：光辉有如日月，德行如江河行地，四夷拱手，八方咸服。”说到这里，费仲偷眼观看纣王正手拈胡须，不住点头。

“适才，陛下已言道，七年来，并未选美人入宫。况且宫内侍女已使唤多年，为她们青春年华考虑，也该放她们出宫了。这是万岁的仁爱之心，臣等皆应效仿。”



“天下黎民有万万，选一些贞淑贤女，以充宫廷，也是她们的幸。只要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此等小事，区区数人，怎能算兴师动众，又怎会让众民怨恨呢？”费仲正说得得意。

“费仲！休要再媚词惑君，还不退下。”费仲一激灵，回头一看，见是老丞相商容，有些胆怯，赔着笑脸，讪讪退回。

商容中等身材，须发皆白，性如烈火，刚直不阿。步出朝班站立，稳如泰山，一种忠义之气自然而升。

纣王正听得高兴，一见商容出班，便知情况不妙，脸阴沉下来，问：“老卿家，费大夫也言之有理，况又与你同殿为臣，不要让他如此难堪才是。”

“陛下。先帝成汤能成其王业，驱逐暴君，一统四海，皆因重用贤士能臣，远离小人，贬斥佞臣。望大王效法先帝，万里江河才能清澈。”商容声如洪钟，昂首而立，银须飘洒，凛然一股正气。

费仲嘴角微撇，暗想：老东西，等着瞧，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方解心头之恨。

纣王不耐烦地盯了一眼商容，也不做声。

“大王，老臣以为，君主有道，则万民乐业，不令而从。况陛下后宫美女，不啻千人，嫔御而上，又有妃后，怎么可能都使用不便呢？”

“一镇选美百名，若以八百镇计，共八万名之多，这样兴师动众，全国选美，恐失民望，怕会民怨载道吧。”

“先贤有言：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此时北有干旱灾荒，南有水涝之患，而费仲这小子竟胡言丰收满仓，岂不是信口雌黄，诳君欺主。而陛下欲选美，实乃不足道也。”

“尧舜与民偕乐，以仁德行天下，不事干戈，不行杀伐，而



景星耀天，甘露下降，民丰物阜，行人让路，夜雨昼晴，稻生双穗，这才是有道兴隆的景象。

“老主在位三十多年，未尝如陛下取近时之乐，目眩多色，耳听淫声，沉湎酒色，这是败亡的征兆呀。”

“陛下，休怪老臣言语莽撞，一番话，都出自肺腑，不敢有半点虚假，臣蒙主恩，待罪丞相，位列朝纲，侍君三世，不得不冒死启奏。

“若陛下进贤退不肖，修行仁义，通达道德，和气贯于天下，自然民富财丰，天下太平。还望大王容纳老臣所奏。”商容几近语重心长。

纣王沉思良久，忽然起身拂袖，退朝。

接连一个月，纣王未升早朝。

一天，纣王至便殿，宣费仲、尤浑二人，问道：“前些时候，费大夫奏孤王，令天下四镇大诸侯进献美女，朕欲颁旨，被比干、商容谏止，今有使臣去四镇代朕慰劳，顺便颁旨，拣选进献美女，不知二卿以为如何？”

尤浑听罢，连忙跪倒，滚动着小眼睛道：“王叔、丞相谏止采选美女，陛下当日容纳，即行停旨，这是美德，臣下共知，众庶共知，天下景仰。今一旦复行，是陛下失信于臣民，切不可为。”

“尤大夫所言极是。”费仲在一旁插话，“陛下，臣近访得梁州侯苏护有一女，艳色天姿，幽娴淑静，若选进宫中，随侍左右，堪任役使。况且只选一人之女，又不惊扰天下百姓，自不动人耳目。”

“果然如此吗？若这样，朕就命尤卿家去西伯侯姬昌处，代朕慰劳，同时选苏护之女入宫，速去速归。朕有二位卿家，如左膀右臂。”纣王哈哈大笑回转后宫。



“尤大夫此趟肥差，想必不会空手而归！”费仲笑咪咪地看着尤浑。尤浑知费仲想让他领情，忙说：“自然不会忘记费大夫荐举之劳。”

臭味相投，自然狼狈为奸。

这一日，西伯侯姬昌和大夫散宜生、次子姬发在大厅中闲谈，城门军士来报：“启禀君侯，陛下派尤浑大夫率人代君慰劳，现在城外等候。”

姬昌一听，大吃一惊，和散宜生、姬发对视了一眼，忙命集合文武同僚到城外迎候钦差，同时晓谕城中百姓。姬昌又对儿子说：“姬发，你把众位兄弟召来，在院中列队相迎，你和伯邑考随为父迎接。”

尤浑站在城外，正四面观瞧，一阵锣鼓喧天，姬昌率领众文武急步走出城外。西伯侯双手抱拳，朗声道：“尤大夫，姬昌有失远迎，还望海涵。”

尤浑轻轻一笑，说：“西伯侯，陛下体念四方大臣辛劳，特遣下官代主慰问，望君侯勿过于操累，以保贵体。”

“姬昌何德何能，蒙圣主眷顾，感恩不尽。尤大夫，请进城。”姬昌陪着尤浑，众人如捧月一般紧随其后。

尤浑边走边左顾右盼，一看街面整洁，人人都彬彬有礼，面带笑容，心中暗想：姬昌果然是一能干之人。

进入侯府大厅，落座完毕。姬昌吩咐人献茶，向尤浑介绍散宜生、闾夭诸大夫以及长子伯邑考、次子姬发。

尤浑一面品茶，一面笑容可掬地说：“君侯，下官在都城就听说您麾下贤才齐聚，高士如云，今日一见，果然不假，尤其两位贤公子，皆英俊不凡，令人心生钦慕。”

“尤大夫谬赞。文武同僚皆感陛下隆恩，愿为主上竭忠尽智，二犬子不成器，蒙大夫错爱。”



尤浑向姬昌等人宣读了纣王圣旨，不外是些安慰之词，众人谢恩，寒暄一阵。

尤浑小眼睛转了转，侧身问姬昌：“西伯侯，梁州侯苏护不知为何没到啊？”

“苏护明天才能赶到。尤大夫找他有事？”姬昌不知尤浑突然问苏护干什么，苏护平常为人性格暴躁，易得罪人，难道尤浑认为苏护没去迎接是怠慢他了，挑刺吗？

“啊，无事。陛下在下官临来之前特意叮嘱，要亲自慰劳梁州侯。”尤浑抿了口茶，随口说到。

晚上，宴席散后，尤浑特意把姬昌请到自己下榻的馆驿。

“君侯，下官有一事为难，还求西伯侯从中帮忙。”

“大夫不必过谦。姬昌定当为钦差尽力。”

“说起此事，也非下官一己之私，而是陛下旨意，不敢不遵。”

“既是陛下传旨，大夫请讲就是。”

“大王听说梁州侯苏护有一女，德性幽娴，举止适度。陛下有意选侍后宫。”

“哦……”

“君侯，下官听旁人议论，苏护性如烈马，刚烈正直，在西岐地界，仅敬您一人，别人都不放在眼中。因此，卑职向他直宣旨意，怕他不遵，反有怒言，那时恐局面不易收拾。故借重君侯，烦劳金身，与梁州侯陈说利害，好让下官复命，不知君侯能否成全？”

“时间不早，大夫远道而来，车马劳顿，早些安歇，明日再谈。”姬昌吩咐人仔细照顾，迈步出了馆驿。

纣王曾欲下令全国选美，被王叔比干、丞相商容劝止，以为是一从谏如流的君主，哪知千方百计地还要选美，不知哪个嚼舌

